

# 陕西黄陵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黄陵县旅游文物局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陕西 延安市 716000; 陕西 黄陵县 727300)

关键词:黄陵寨头河 戎人墓地 战国时期

摘要:2011年4~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及发掘,清理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殉埋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出土了一批丰富的战国时期戎人遗存。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与魏国关系密切,为研究商周以来戎人的迁徙和流布提供了新的线索。它的发掘不仅填补了陕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环,也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

KEY WORDS: Zhaitouhe Village in Huangling County Rong-Barbarian cemetery Warring States Period

ABSTRACT: In April-December of 2011, the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long with the Yan'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Huangling Tourism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carried out a full-coverage survey and excavation at the Warring States cemetery of Zhaitouhe in Adang Town in Huangling County, exposing 90 tombs, 2 horse pits, and 1 bronze daggers pit and a great deal of remains of the Rong-Barbarian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Zhaitouhe cemetery, which is the only cemetery of the Rong-Barbarian ever found on the Loess Plateau and related to the Wei state, provides new clues to their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since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t not only fills an important gap in the cultural sequence of northern Shaanxi, but also provides a reliable yardstick for delineating the chron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reg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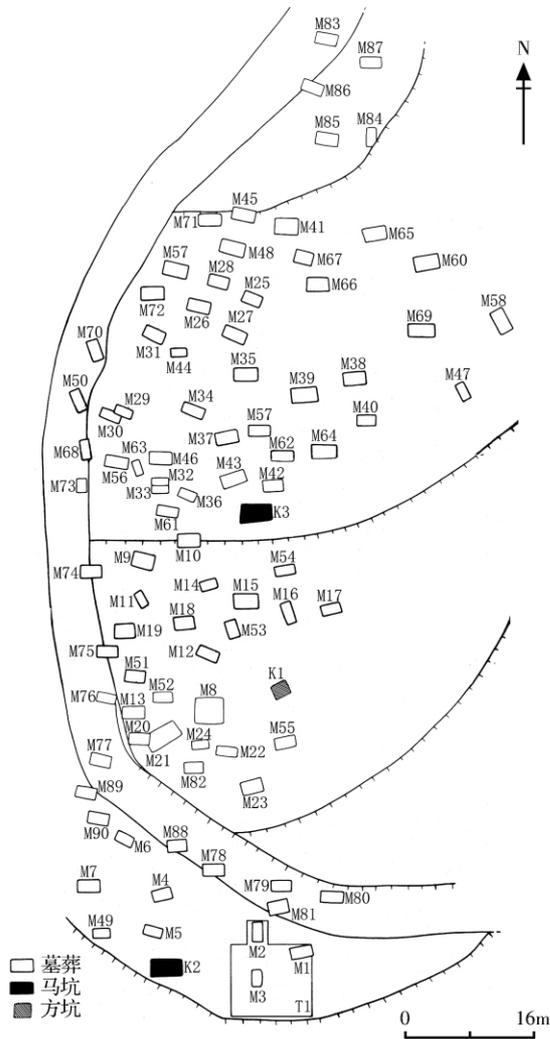
寨头河墓地位于洛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北岸的台塬坡地上,地势开阔平缓,略呈舌形,西南伸向河床(封二,1)。2011年4~12月,在延安市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设过程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勘探及发掘,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 一、墓地概况

勘探表明,寨头河墓地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50米,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出土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周边未发现围沟、围墙等墓园建筑遗迹。本次发掘对勘探发现的90座墓葬、2座马坑及1座方坑进行了全面揭露,出土了包括铜、陶、铁、骨、玉、贝、石器和料珠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数量达千余件。



图一 寨头河墓地位置示意图



图二 寨头河墓地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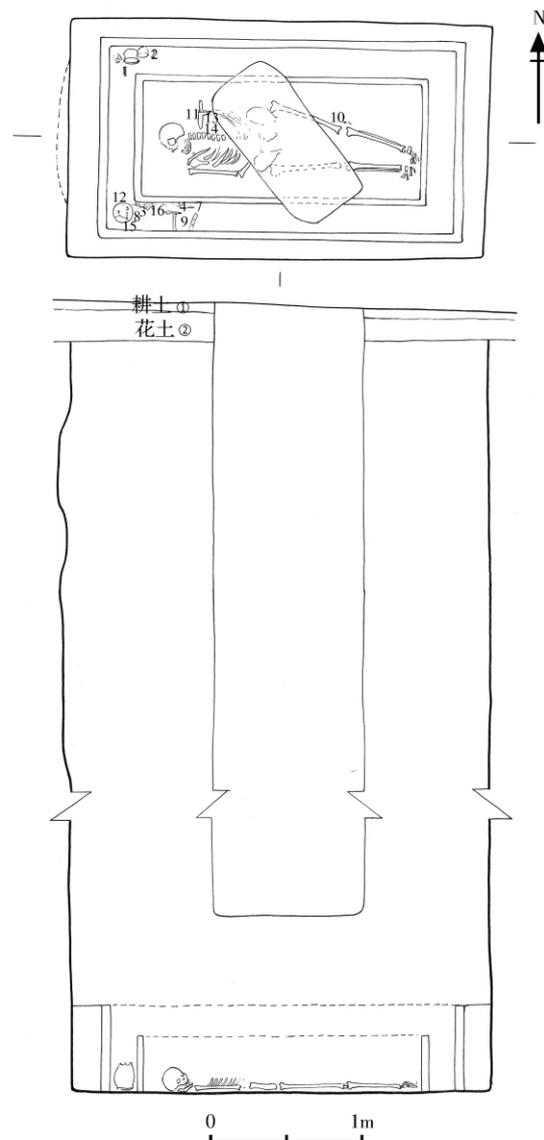
发掘表明,寨头河墓地墓葬之间几乎不见相互叠压、打破现象,布局规整,局部可以观察到成列或成排的分布现象,暗示着该墓地具有统一的布局规划且使用时间相对较为短暂。所有战国时期遗迹均叠压于明清文化层下,打破生土。发掘的2座马坑(编号K2及K3),各殉埋两匹马。发掘的1座方坑(编号K1),口大底小,内埋长约40厘米的短矛一副,此坑位于规模相对较大的墓葬周围。

此外,在发掘期间,我们为寻找与墓地相关的遗存,开展了小规模的区域考古调查。目前已在寨头河墓地西北约4公里的史家河村发现一处墓葬群,可能为战国秦人墓地。与墓地相关的遗址虽尚未确认,但在寨头河墓地以南约500米的葫芦河河道内发现许多战国时期板瓦残片,据

此推测遗址可能位于地势较低的墓地南侧,由于葫芦河河道的变迁已被冲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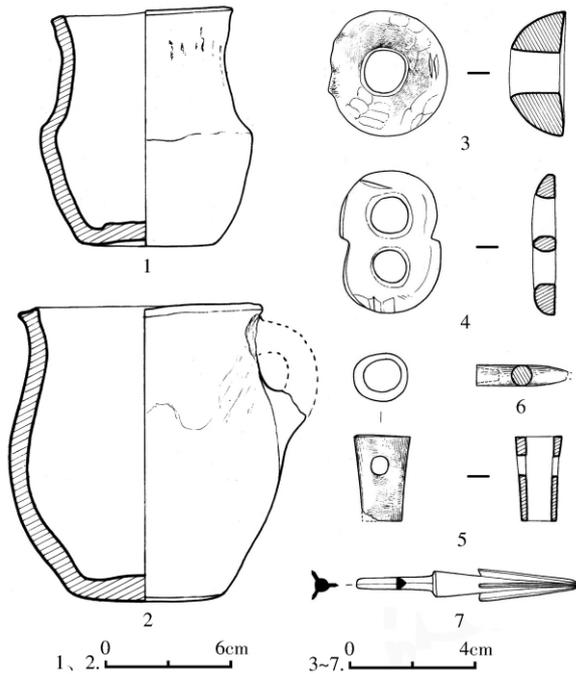
## 二、墓葬举例

寨头河墓地发掘的9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多数为东西向,有13例为近南北向,南北向墓多分布于墓地边缘地带。头向以东向居多,南北向墓葬头向北;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大宗,另有屈肢葬6座、二次葬5座和解体葬1座。大多



图三 寨头河 M7 平、剖面图

1. 陶侈口罐 2. 陶单耳罐 3. 骨管 4~7. 骨络饰
8. 骨镞 9. 马镗 10. 铜镞 11. 铜戈 12. 铜鼎
- 13、14. 铁器 15、16. 铜马衔



图四 M7 出土器物

1. 陶侈口罐 (M7:1) 2. 陶单耳罐 (M7:2) 3、4. 骨络饰 (M7:4、6)  
5. 骨管 (M7:3) 6. 铜镞 (M7:10) 7. 骨镞 (M7:8)

数墓葬内发现有棺、椁等朽木灰痕,个别墓葬无葬具,葬具有单棺和一棺一椁两类。

若以墓室规模 $2.5 \times 1.5$ 、 $1.5 \times 1$ 米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墓葬大小不同,随葬器物差别明显,小型墓葬仅随葬日用陶器和小件铜器;中型墓葬内皆葬有铜剑、铜戈等兵器;大型墓葬则以随葬车马器、铜鼎、玉贝类串饰为主要特征。此外,许多大中型墓葬中还发现以牛头、羊头和马头置于棺椁之上、壁龛之内或以牛马肩胛骨随葬棺内的殉牲习俗。现对其中几座墓葬作一介绍。

#### (一) M7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 1. 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 为大型竖穴土坑墓,方向 $270^\circ$ 。墓口长 $2.74$ 、宽 $1.6$ ,墓底长 $2.84$ 、宽 $1.56$ ,墓深 $6.72$ 米。西壁在距墓口深 $0.46$ 米处内凹,最深约 $10$ 厘米,在深约 $2.9$ 米处恢复直壁。长方形盗洞位于墓室中部,未及墓底,故随葬品得以完整保留(图三)。

墓葬内填五花土,以黄色为主,杂有红褐色斑块,经夯实,土质坚硬。墓主人人骨保存完整,头西面南,仰身直肢,颌微张,双臂交叉置于腹

部,髌骨、肋骨腐朽,双腿伸直。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长 $2.28$ 、宽 $1.2$ 、高 $0.57$ 米;棺室长 $1.85$ 、宽 $0.76$ 、高 $0.37$ 米。椁板厚约 $6$ 厘米,棺板厚约 $4$ 厘米,棺椁间距 $18$ 厘米。

##### 2. 随葬器物

共出土随葬品 $21$ 件。多分布于墓主身体两侧和墓主头部两侧的棺椁之间,墓主左肩处出土铜戈 $1$ 件,左膝外侧出土铜镞 $1$ 件,墓主头部西北方向棺椁间出土陶罐 $2$ 件,西南方向棺椁间出土铜鼎 $1$ 件及马器数件。

陶侈口罐 $1$ 件。标本 M7:1,夹砂灰陶,质地斑驳。侈口,方唇,高领,圆折腹,腹壁斜直,颈腹比例约等,平底稍内凹,素面。口径 $8$ 、高 $11$ 厘米(图四 1;图版四 1)。

陶单耳罐 $1$ 件。标本 M7:2,夹砂灰陶,质地斑驳。侈口,方唇,圆腹,平底,口沿和上腹之间有一单耳,已残,素面。口径 $9.5$ 、高 $13.5$ 厘米(图四 2;图版四 2)。

铜鼎 $1$ 件。标本 M7:12,子母口,圆体,深腹,三蹄形足较矮。口沿下饰水波纹条带,腹部有一周套索贝纹,上腹部附两兽面形衔环耳。口径长 $15$ 、高 $12.5$ 厘米(图版三 1)。

铜戈 $1$ 件。标本 M7:11,长援,援体上扬,三穿,其中上栏一穿,胡上二穿,长方形直内较长,内上有一方形穿。援长 $27$ 、内长 $18$ 厘米(图版六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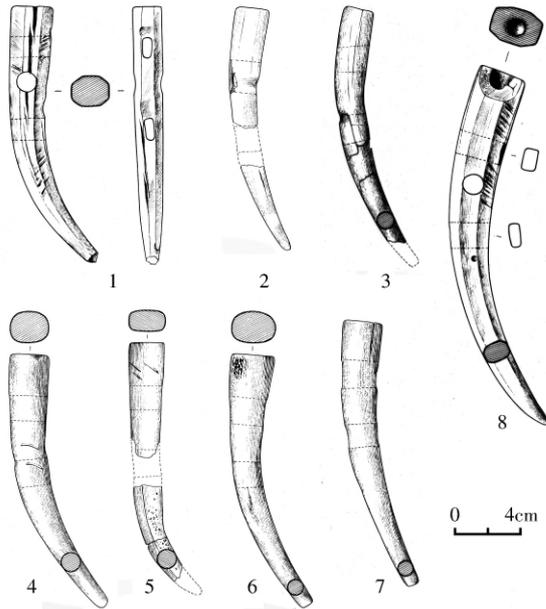
铜镞 $1$ 件。标本 M7:10,三棱镞,镞身较长,三翼窄,脊较长透本,关处有銎。长 $7$ 厘米(图四 6)。

铜马衔 $1$ 对。标本 M7:16,浇铸连接,銜体上有缠索状凸棱。长 $27$ 、环首直径长 $7$ 厘米(图版六 3)。

骨管 $1$ 件。标本 M7:3,圆筒形,中间空,两端切割面较平,管体上有一圆穿孔。长 $2.7$ 、圆孔直径 $0.6$ 厘米(图四 5)。

骨络饰 $4$ 件。标本 M7:4,半圆体,底面磨平,顶面呈弧形,中间一圆孔。直径 $3.8$ 、圆孔直径 $1.3$ 、最厚处 $1.6$ 厘米(图四 3)。标本 M7:6,呈“8”字形,两端各有一圆孔,两边缘较薄,中间稍厚。长 $4.5$ 、宽 $3.2$ 厘米(图四 4)。

骨镞 $1$ 件。标本 M7:8,圆体,中空。残长 $2.9$ 厘米(图四 7)。



图五 M7 出土角马镫

1. M7:9-1 2. M7:9-2 3. M7:9-7 4. M7:9-5 5. M7:9-3  
6. M7:9-4 7. M7:9-6 8. M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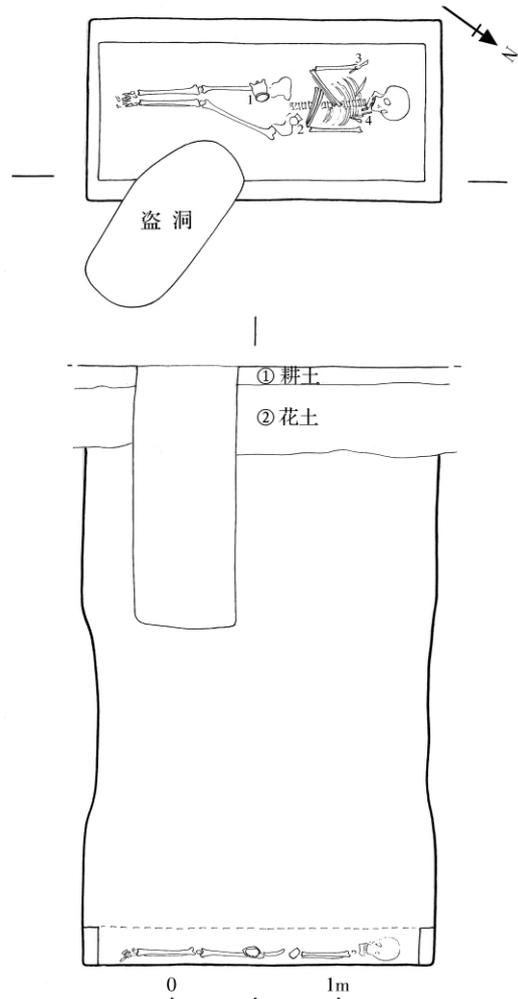
角马镫 4对8件(图版五2)。标本 M7:9-1, 四棱体,前端较尖,后段齐平,侧面有两方孔,正面有一圆孔,位于两方孔中间。长16厘米(图五1)。标本 M7:9-2,扁体,侧面有两方孔。长15厘米(图五2)。标本 M7:9-3,前端圆尖,后段呈圆角方形,侧面有两方孔。残长14.6厘米(图五5)。标本 M7:9-4,前端稍残,后段呈近圆形,侧面有两方孔。长16.6厘米(图五6)。标本 M7:9-5,同 M7:9-4。长15.4厘米(图五4)。标本 M7:9-6,同 M7:9-4,惟后段弯度较小。长16.2厘米(图五7)。标本 M7:9-7,同 M7:9-4,前端残。残长14.6厘米(图五3)。标本 M7:9-8,同 M7:9-1,后段一侧被削成一小斜面。长21厘米(图五8)。

## (二) M11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 1. 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11 为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310°。墓口长 2.1、宽 1.1、墓深 3.14 米。墓壁在距墓口深 1 米处内凹,在深 2.2 米处恢复直壁。墓室东南部发现盗洞一处,椭圆形,未及墓室。墓葬内填五花土,以黄色为主,杂有红褐色斑块,经砸实,土质坚硬(图六)。

墓主人骨保存完整,仰身直肢葬,头北面东。葬具为单棺,棺长 1.9、宽 0.8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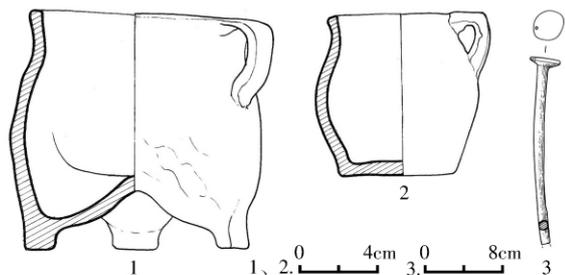
图六 寨头河 M11 平、剖面图

1. 陶铲足高 2. 陶单耳罐 3. 铁器 4. 骨笄

### 2. 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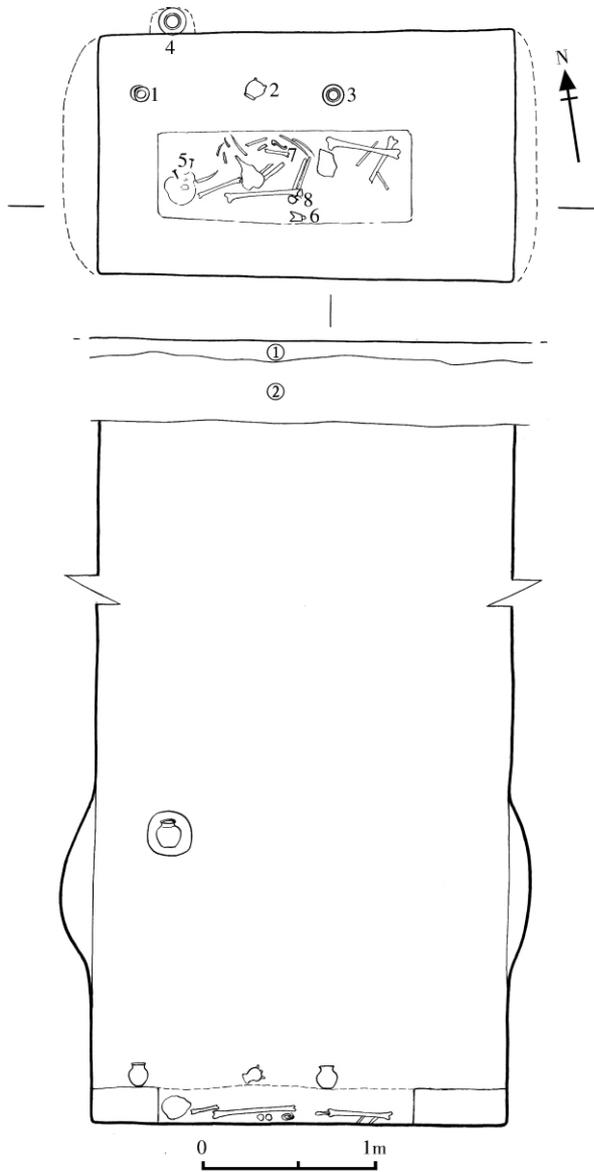
出土随葬品 5 件,其中墓主左肩顶部出土骨笄 2 件,右肩上方出土铁器 1 件,右髌骨南侧出土陶铲足高 1 件,左髌骨上方出土陶单耳罐 1 件。

陶铲足高 1 件。标本 M11:1,夹砂灰褐



图七 M11 出土器物

1. 陶铲足高(M11:1) 2. 陶单耳罐(M11:2) 3. 骨笄(M11:4)



图八 寨头河 M51 平、剖面图

1. 陶鼓腹罐 2. 陶罐式鬲 3. 陶罐式鬲 4. 陶鼓腹罐  
5. 骨筭 6. 铜布币 7. 铜带钩 8. 铁器

陶,素面,质地斑驳。侈口,矮直领,口沿处有一单耳,耳顶面与口沿齐平,下折后连接于袋足上部,袋足下接三个扁铲状实足跟。口径 10.5、高 12.5 厘米(图七 1;图版三 2)。

陶单耳罐 1 件。标本 M11:2,夹砂褐陶,素面,质地斑驳。直口方唇,口沿处有一单耳,耳顶面与口沿齐平,下折后连于上腹部,鼓腹,平底。口径 6、高 8 厘米(图七 2;图版三 3)。

骨筭 2 件。标本 M11:4,长丁字形,一端有

圆形丁帽,另一端残。残长 9.3 厘米(图七 3)。

铁器 1 件。锈蚀严重,器形不辨。

### (三) M51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 1. 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51 为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280°。墓葬口底尺寸相若,墓口长 2.4、宽 1.4、墓深 5.9 米。在距墓口深 4.4 米处,东西壁外扩,内深约 0.3 米,在距墓口深 5 米处恢复直壁。在北壁距墓口 4.4 米处有一壁龛,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 20 厘米,进深约 25 厘米,龛内放置陶罐 1 件。葬具为单棺,较小。墓葬内填五花土,经砸实,土质较硬(图八;图版一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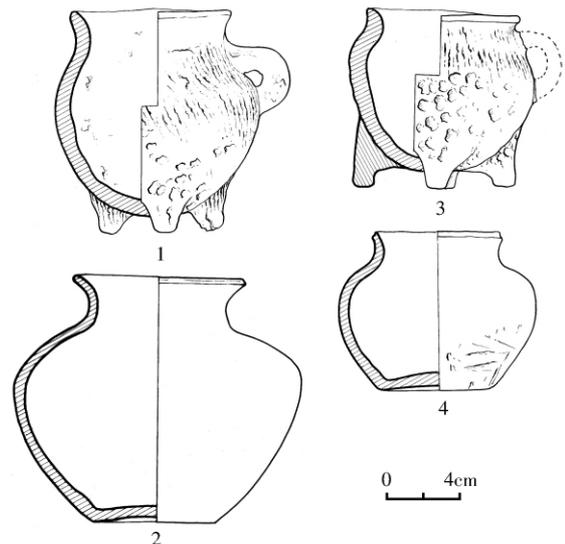
墓主骨骼较为凌乱,应为二次葬。

#### 2. 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 7 件。除壁龛内出土陶罐 1 件外,北壁与人骨之间,自西向东出土罐式鬲 2 件,陶罐 1 件,墓主南侧出土布币、铁器,人骨左侧中部出土铜带钩,头骨左侧出土骨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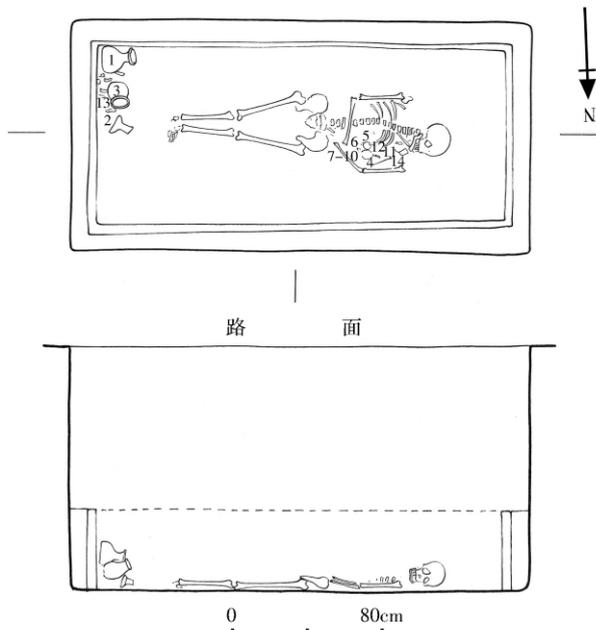
陶罐式鬲 2 件。均夹砂灰陶。标本 M51:2,侈口,圆唇,圆鼓腹,三矮足,腹上部有一单耳,腹部饰绳纹。口径 9.5、高 13 厘米(图九 1;图版三 4)。标本 M51:3,侈口,圆唇,肩部似有耳,已残,深腹,四矮柱状足。肩部一周竖绳纹带不明显。口径 9、高 10.5 厘米(图九 3)。

陶鼓腹罐 2 件。标本 M51:1,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折肩,肩面较宽,腹下收较甚,平底,



图九 M51 出土陶器

- 1、3. 陶罐式鬲(M51:2、3) 2、4. 陶鼓腹罐(M51:1、4)



图一〇 寨头河 M76 平、剖面图

1. 陶豆 2. 陶侈口罐 3. 陶豆 4、5. 铜环 6. 铜管  
7~10. 铜铃 11、12. 铜带钩 13. 兽骨 14. 骨笄

肩部及腹部有不甚明显的划纹。口径 10、高 15 厘米(图九 2)。标本 M51:4, 夹砂灰陶, 砂粒较细。侈口, 卷沿, 小方唇, 圆折肩, 肩面较宽, 腹下收较甚, 平底, 素面。口径 8、高 10 厘米(图九, 4)。

铜布币 1 件。标本 M51:6, 平首, 平脚, 圆弧裆, 一面铸文“阴晋半铢”。高 4.1、宽 3 厘米(图版二 3)。

铜带钩 1 件。标本 M51:7, 琵琶形。钩首似水禽型, 钩尾圆弧, 钩钮近钩尾处。长 9 厘米。

骨笄 1 件。标本 M51:5, 残长 3 厘米。

#### (四) M76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 1. 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6 为中型长方竖穴土坑墓, 方向 260°。墓口部分为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墓葬口底尺寸相若, 墓口长 2.5、宽 1、残深 1.35 米。墓葬内填五花土, 经砸实, 土质较硬(图一〇; 图版一, 1)。

葬具为单棺, 棺长 2.3、宽 1 米。墓主人骨保存完整, 仰身直肢, 头西面北。

##### 2. 随葬品

共出土随葬品 13 件。陶器位于棺室东南角, 墓主左胸部偏下出土玉珠、铜带钩、铜环、铜铃及小铜管。

陶豆 2 件。均泥质灰陶, 素面, 器形及大小略有差异。标本 M76:1, 口微内敛, 口沿下有两道凹槽, 深腹外鼓, 细柄, 喇叭口器座较矮。器体略有变形, 当系烧制时造成。口径 17、腹深 8、通高 16.5 厘米(图一一, 3; 图版三, 5)。标本 M76:3, 个体较小, 敞口, 尖唇, 浅盘, 盘底较平, 内饰两周暗弦纹, 细柄, 底座略残。口径 9.5、盘深 2、残高 8.5 厘米(图一一,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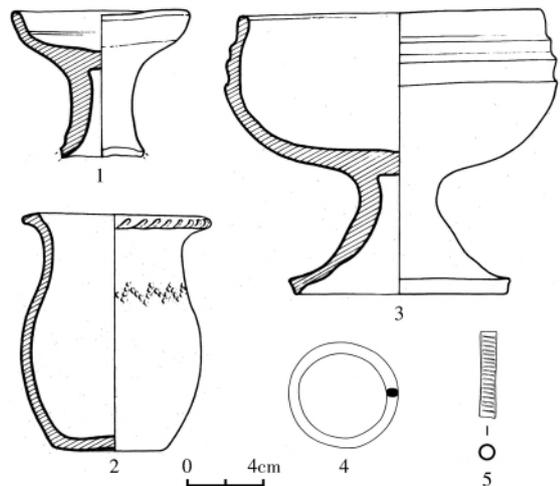
陶侈口罐 1 件。标本 M76:2, 泥质灰陶。敞口, 窄平沿, 尖唇, 束颈, 深腹微鼓, 平底内凹。唇外饰一周锯齿状纹饰, 上腹饰一周由小圆点构成的波折纹。口径 9.5、通高 14 厘米(图一一, 2; 图版四 3)。

铜带钩 2 件。标本 M76:11, 琵琶形, 背弧, 钩体较宽, 钩面饰几何状纹饰, 因锈蚀, 不清晰。长 9.8 厘米。标本 M71:12, 曲棍型, 钩首似禽首, 钩钮距钩尾稍远。长 7 厘米(图版六 7)。

铜铃 一组 4 件。器形基本一致, 大小及保存状况略有差异。圆形首, 桥形钮, 铃口呈椭圆形, 铃舌或存或缺, 范线明显, 多见浇孔。标本 M76:7, 高 3、铃口长径 1.9、短径 1.4 厘米(图版六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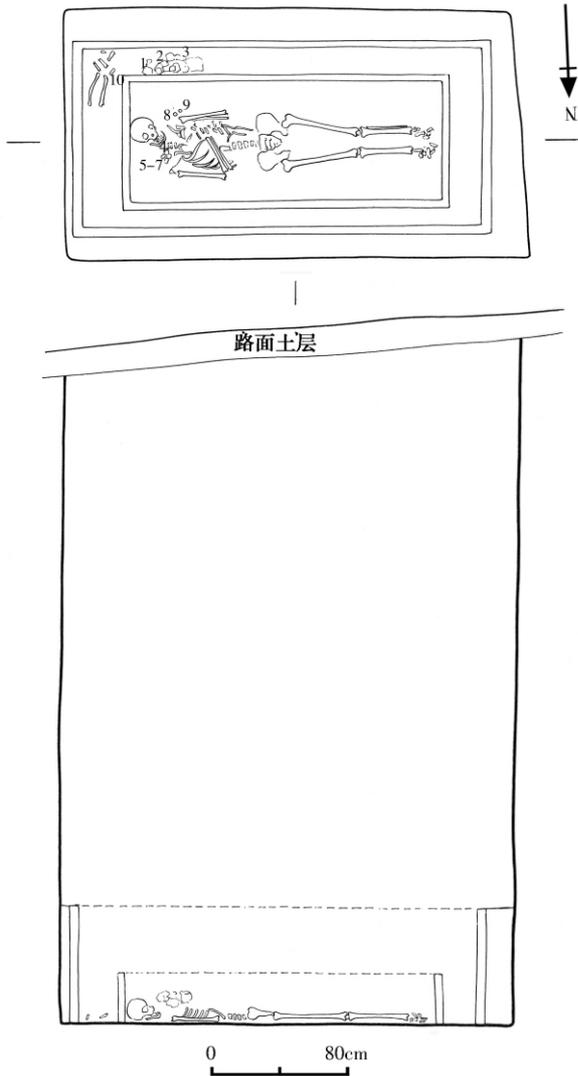
铜环 2 件。标本 M76:4, 圆形, 外径 5.6、内径 4.5 厘米(图一一 4)。标本: M76:5, 圆形, 外径 5.5、内径 4.4 厘米。

铜管 1 件。标本 M76:6, 长方体, 表面饰斜线纹。长 4.6、中孔直径 0.7 厘米(图一一 5)。



图一一 M76 出土器物

- 1、3 陶豆(M76:3、1) 2. 陶侈口罐(M76:2)  
4. 铜环(M76:4) 5. 铜管(M76:6)



图一二 寨头河 M78 平、剖面图

1. 陶罐式高 2. 陶侈口罐 3. 陶鼓腹罐 4. 铜带扣  
5~7. 铜镯 8,9. 石杖头 10. 兽骨

骨筭 1 件。标本 M76:14 残长 6 厘米。

### (五) M78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 1. 墓葬形制及葬具葬式

M78 为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 90°。墓葬为后期人类活动破坏,残深 3.85 米。墓底与墓口尺寸相若,长 2.7、宽 1.5 米。墓室内填五花土,经砸实,土质较硬(图一二;封二 2)。

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室长 2.35、宽 1.1、高 0.7 米,椁板厚约 6 厘米;棺室约 1.85、宽 0.7、高 0.3 米,椁板厚约 5 厘米;棺椁间距约 20 厘米。墓主人骨保存完整,位于墓室中部,仰身直肢,头

朝东面朝上。

#### 2. 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 10 件。墓主颈部出土铜带扣、铜镯,左肩处出土杖头石,棺椁间南侧出土陶罐、陶鬲以及兽骨少许。另外,墓主口含绿松石珠子 1 枚。

陶罐式高 1 件。标本 M78:1,夹砂灰陶,微侈口,方唇,束颈,圆腹,矮锥状足,裆近平。腹及足饰粗绳纹。口径 11、高 14 厘米(图一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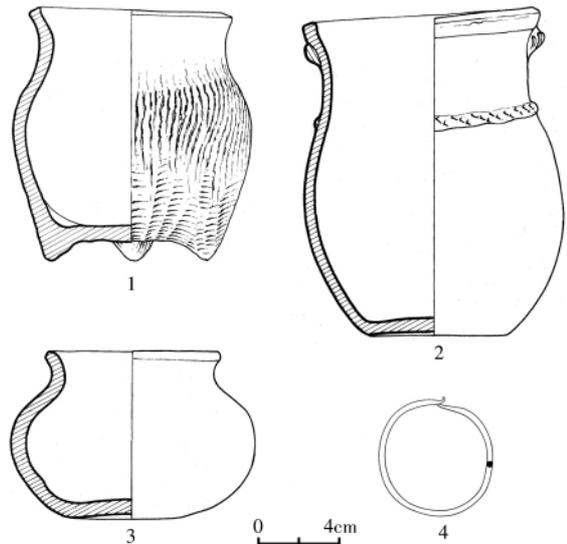
陶侈口罐 1 件。标本 M78:2,夹砂灰陶,质地斑驳。大侈口,窄平沿,高领,鼓腹,平底。领下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口径 13、高 18 厘米(图一三 2;图版四 A)。

陶鼓腹罐 1 件。标本 M78:3,泥质黑皮陶,红胎。侈口,卷沿,束颈,圆折腹较矮,平底,素面。口径 9.5、高 10 厘米(图一三 3)。

铜带扣 1 件。标本 M78:4,主体部分为圆环形,一侧接梯形钮,对应一侧有三角形凸起。圆环形上饰一周弧线纹样。外径 3.5、内径 1.4、三角形凸起长 0.8 厘米(图版六 2)。

铜镯 3 件。标本 M78:5,圆形,两端卷起相接。直径长 5.4 厘米(图一三 4)。

石杖头 2 件。标本 M78:9,砂岩质,卵圆形,中间有圆形穿孔。长 5.1、宽 4、厚 2.2 厘米(图版六 1)。



图一三 M78 出土器物

1. 陶罐式高(M78:1) 2. 陶侈口罐(M78:2)  
3. 陶鼓腹罐(M78:3) 4. 铜镯(M78:5)

### 三、马坑

马坑共见 2 座,编号分别为 K2、K3,均为东西向长方形竖坑,马头向东、南北并列、卧姿规整,应系有意摆放。马尾后留有 2 米见方的空间,但清理时未发现车木朽灰和车器,四匹马身上亦未发现与车相关之器具。

K2 为东西向长方形竖坑,长 4.3、宽 2.5 米。两马东西向,南北并列,马头向东,前肢跪卧,后肢蜷缩于尾部。卧姿规整,无僵硬之感。两马长卧长约 2.6 米。马尾后留有约 1.7 米空间,底部与马卧处在同一平面,清理至底未发现任何痕迹。在北边马颈旁发现 1 件骨络饰(图版二,1)。

### 四、结语

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阴晋半斨”、“梁半斨”桥形布以及数量丰富的矮实足跟罐式鬲等典型陶器为准确判断墓地的年代及其与战国时期魏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常见于陇东一带戎人墓地的典型器物如杂色陶侈口罐以及铲足鬲等为判定墓地的族属提供了依据。

以陶色斑驳的铲足鬲和各类侈口罐组成的“杂色陶”陶器群,在整个墓地出土陶器数量中占有绝对优势。自毛家坪 B 组遗存被辨识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铲足鬲为西戎陶器,而各类无耳、带耳或带鋡的侈口罐,与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中流行的同类器物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sup>[1]</sup>。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陶豆、陶鬲、铜鼎、铜戈等在三晋地区器物演变序列中均是战国早、中期之典型器物。以牛头、羊头、马头殉牲的习俗常见于戎狄文化区。据此,我们初步推断寨头河墓

地为战国时期戎人遗存<sup>[2]</sup>。《史记·匈奴列传》记:“(战国早期)‘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sup>[3]</sup>。寨头河墓地当属于上郡南缘一带附属于魏国的界边戎人。另外,墓地还出土了少量北方草原式器物,如陶钺(图版三,6)、镂空铜牌饰(图版五,1),或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融入有关。

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不同于以往陇东地区发现的与秦人联系紧密的戎人遗存,该墓地与魏国关系密切,为研究商周以来戎人的迁徙和流布提供了新的线索。寨头河墓地区域位置重要,地处由北向南、由西至东的文化通道之中枢,文化面貌复杂、多元因素共存,为探讨东周时期的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和互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它的发掘不仅填补了陕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环,同时也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

领队:孙周勇

发掘:邵晶 孙战伟 孙周勇

邵安定 徐菱 刘小玲

照相:邵晶 孙战伟 张明惠

执笔:孙周勇 邵晶 孙战伟

邵安定 徐菱

[1]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C]//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孙周勇,孙战伟,邵晶.黄陵寨头河墓地相关问题探讨[J].考古与文物,20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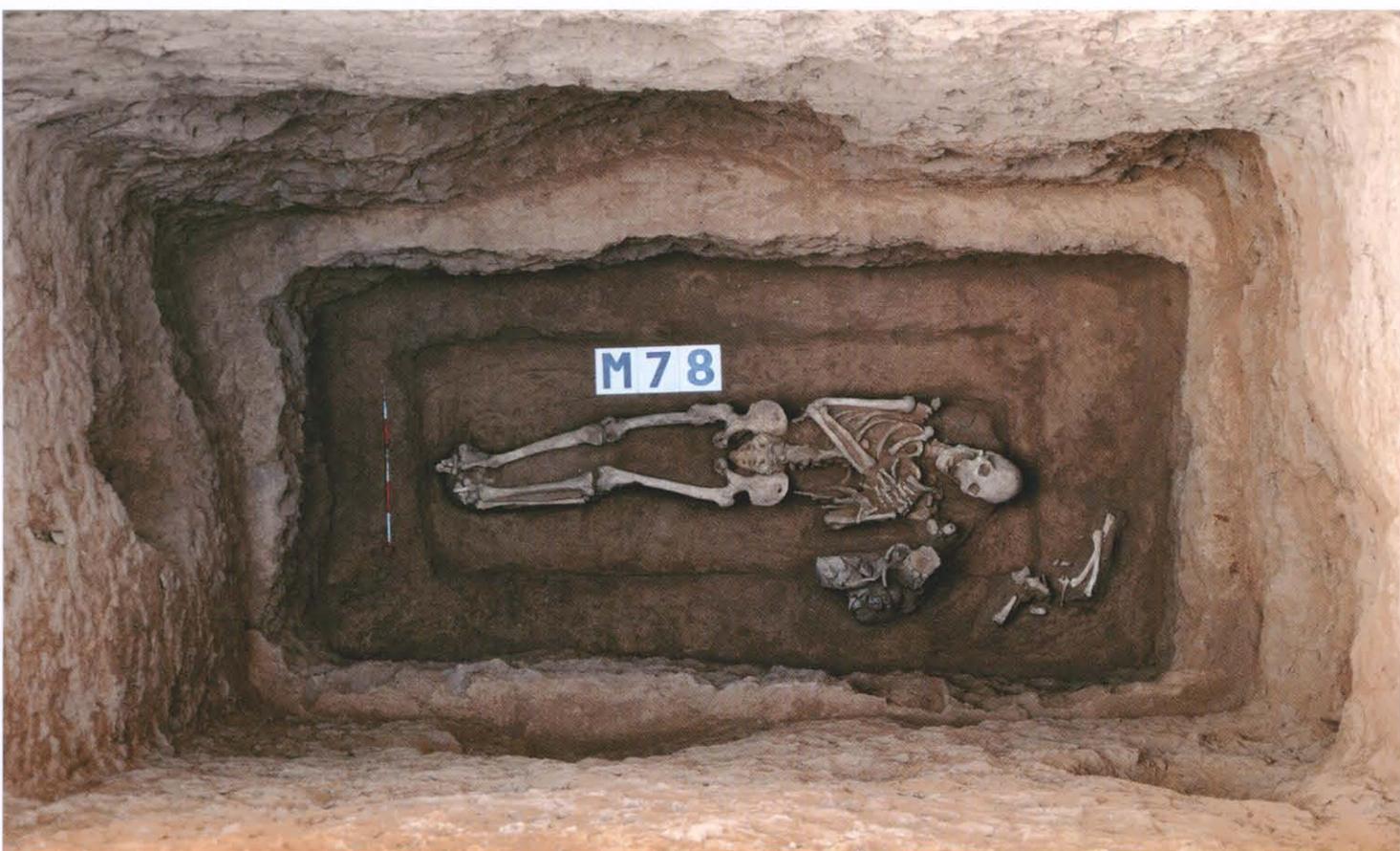
[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5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79.

(责任编辑 杨岐黄)

#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墓地远景



2. M78墓葬情况

#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M76 墓葬情况



2. M51 墓葬情况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马坑K2清理



2. 骨络饰(M55:5,6)



3. 布币(M51:6)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铜鼎(M7:12)



2. 陶铲足鬲(M11:1)



3. 陶单耳罐(M11:2)



4. 陶罐式鬲(M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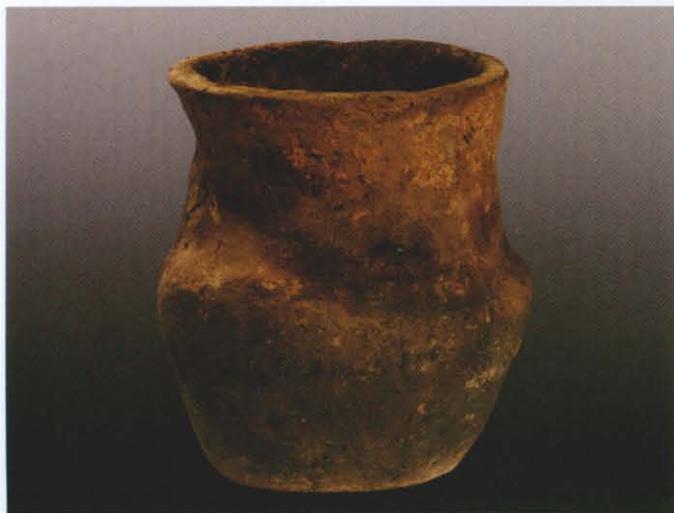


5. 陶豆(M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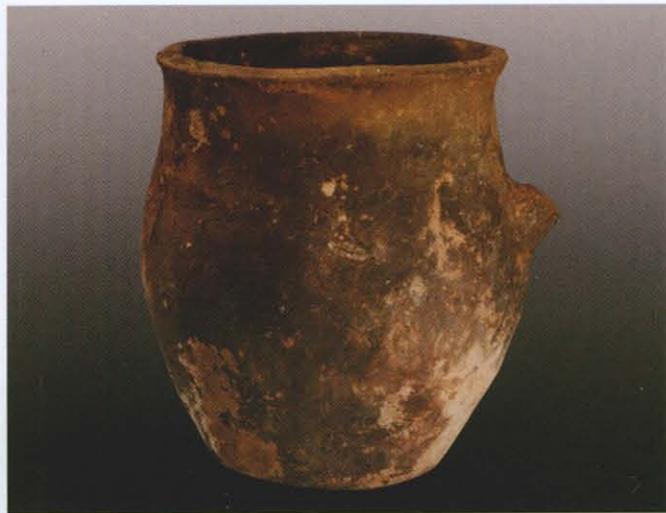


6. 陶甗(M48:6)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陶侈口罐(M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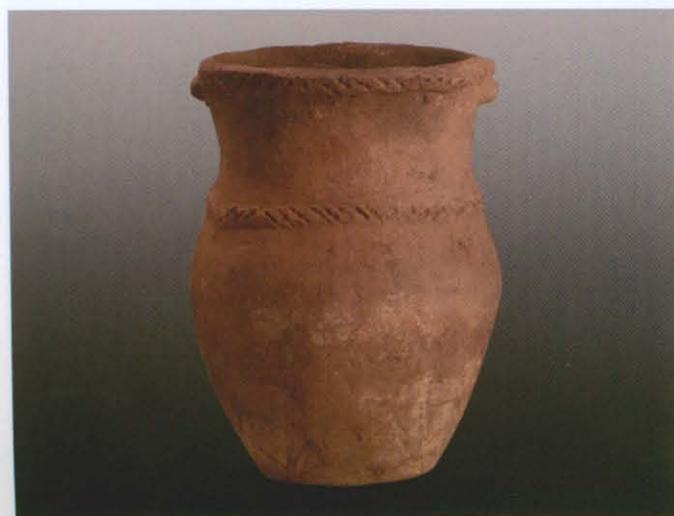
2. 陶单耳罐(M7:2)



3. 陶侈口罐(M76:2)



4. 陶侈口罐(M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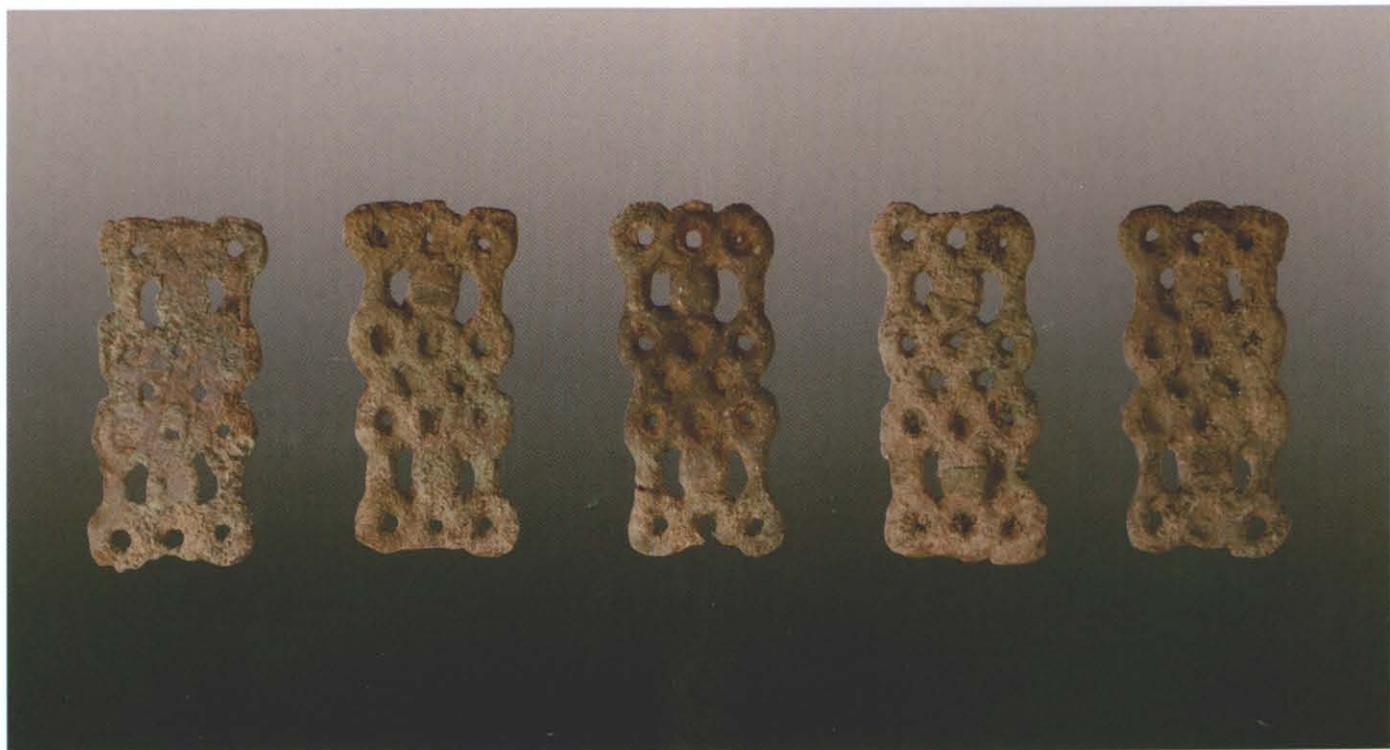


5. 陶双釜罐(M25:2)



6. 陶双耳罐(M59:39)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铜牌饰(M72:3a~e)



2. 角马镰(M7:9a~h)

#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墓地



1. 石杖头(M78:9)



2. 铜带扣(M78:4)



3. 铜马衔(M7:15、16)



4. 蜻蜓眼(M55:42)



5. 铜戈(M7:11)



6. 铜铃(M76:7~10)



7. 铜带钩(M76:11)



8. 铁带钩(M68:7)